

一得之愚集



不平等的愛

卜平明

慾神，楊子著，聯經出版社印行。

楊子的小說「慾神」一書厚達五百多頁，內容却很簡單，敘述一個已婚男子追求一位甫自大學畢業的女生，從認識到相戀，中間穿插外遇引起家庭糾紛以及女方的父母反對女兒與有婦之夫來往。而「慾神」一書的中心，在為男主角的外遇尋找美詞，作者試圖將「外遇」擺脫道德上的譴責，而在自我的世界中自訂其價值。畢竟這件事是發生在人的社會裏，在與現實接觸時，如果要肯定這樣的外遇，讚美這

樣的愛情，糟糠之妻的眼淚和女方父母的牽掛就不足道也。

書中男主角羊文彬是一位醫生，因為「反叛商品的權威，逃避交易式的行醫」效法史懷哲行醫鄉壤，離開城市到鹿港訪名醫李維雄，在其診所裏任助手，而與李醫師的女兒靈秀認識，展開一個愛情故事。不過從全書故事的架構看來，行醫只是陪襯，作者的用心在談男歡女愛。羊文彬並不是真正的史懷哲信徒，只不過擺出效法史懷哲的虛矯身段，來贏得李醫師父女的好感。羊文彬當初識李靈秀時，就迫不及待要和她談戀愛，待擄得美人心後，李靈秀要他正式向父母提親，以杜絕其他的追求者的糾纏，到這時，羊文彬才表現出有隱衷的樣子，向李靈秀透露他是有妻室的人，場面顯得很尷尬。少女的美夢被驚醒，加以羊妻追到鹿港來，羊文彬於是結束了他的短暫的史懷哲式行醫返回臺北。由作者的文字看來，羊文彬是一個巧言、偽辯的男人，滿口的愛，但在與女性相處時，求愛、做愛的動作顯得很粗魯鄙惡，像個飢不擇食的禽獸，等發洩過了情慾後，又擺出君子身段來（一二〇頁）。讀者實在看不出這樣的愛，美在那裏？反而覺得相當地齷齪，令人討厭。

李靈秀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接受了羊文彬的追求，在羊文彬積極的表現下，成為他的俘虜。羊文彬不止與李靈秀熱烈地親蜜，更嚴厲地控制着她，不讓她與別的男子來往。直到李靈秀發現他已有妻室時，她已深陷在感情的漩渦裏。這時，羊文彬又擺出若即若離的態度，滿口的：對家庭有責任、對李靈秀有責任，「我愛妳」、「我無罪」，他是魚與熊掌都要。在作者筆下，李靈秀徬徨、猶疑，要愛他，又不要愛他，顯示不出有什麼中心思想和價值觀點。李靈秀的造型是很模糊的，只能讓讀者感覺到：作者安排李靈秀這個角色，不過是做為闡述「外遇論」的工具。除非作者將李靈秀刻劃得鮮活明朗，與羊文彬都成為「慾神」一書的「外遇論」的信徒；然而，從李靈秀的表現看來，她只不過是徒具軀殼的行屍走肉。而李

靈秀與羊文彬都喜愛享用有燭光的西餐等的生活形式，這不過是作者從單一的高等華人的心態出發。

一個對婚姻生活厭倦的男子，其挑剔妻子的過錯，只是他追尋婚外性愛的藉口。新歡與糟糠之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家庭中，夫妻共同面對許多實際的生活問題，其中有責任，有各種細瑣的事待處理。而在外遇裏，畸戀的雙方只有享樂，沒有責任，相處時顯得恬適而浪漫，好似在渡假。而羊文彬的妻子，就不如丈夫有那麼多的自由，特別是他們已有了孩子。丈夫出去偷閒時，理所當然把小孩留在家中讓太太去照顧。當妻子受不了丈夫的外遇時，歇斯底里，連孩子的起居也失去了規律；這時丈夫才發慌了，偷情的浪漫色彩銳減，新歡的愛人在心中的重量也輕了。怕家庭糾紛鬧大了，演成人命悲劇上報，事業和社會地位受到影響，離婚是不行的，而太太和情人都不忍捨棄的情況下，只有對情人說：「我愛妳，無論怎樣困難，我不放棄，由妳去自由判斷。」（四七三頁）真可謂面面俱到，也可見羊文彬這個人是多麼地自私和侏儒了。

這樣的畸戀如果要繼續下去，只有採取偷偷摸摸躲在旅館裏去談情說愛了（五三八頁），把「慾神」的「外遇論」說給唯一的聽眾聽：「神的第十一誡是：不可違反神要你們相愛的旨意。不可拋棄神讓你們相愛的恩典。」（五三九頁）這種愛是很狹隘的，一方面要瞞着妻子、瞞着社會上許多人，同時還要以南靈秀的犧牲作為羊文彬「外遇論」的基奠。

這樣的「外遇論」是不是能適用於羊文彬的妻子紅杏出牆呢？羊文彬答覆李維雄醫師的質問時說：

「先生，您的話使我不知怎麼回答，我沒有遭到這種考驗，也許，在男性中心社會的現實裏，這是不能接受的比較與平等。」（三三二頁）

原來，楊子所「自言自語，令人不知所云」（序文），「以寫小說來渲洩心中的塊壘」（序文），是在宣揚一種基於自私的心理，需要由別人的犧牲來滿足自己的愛情。我們不禁要問：這種不平等的愛值得提倡嗎？

一部濃縮的台灣同胞抗暴史

楊遠畫像，林梵著，筆架山出版社印行。

曾心儀

本書作者林梵先生是一位治歷史的有為青年（王詩琅序），他不僅詳述書中主人翁楊遠先生個人的經歷和文學創作成長的過程，同時為讀者展現出近代中國苦難的歷史，以及台灣同胞在異族統治下屢蹣屢起的抗暴事蹟。林梵並廣泛地收集有關文史評論等資料，幫助讀者了解楊遠作品的意義和真價。日據時代台灣的文學家，光復後因為語言文字的障礙而一一沉寂。直到退出聯合國等一連串時事的衝擊，國人對文化前途產生反省，文壇上才呼籲注意關心民族，關心社會的民族文學和社會文字。很自然的，對於土生土長的台灣文學開始另眼看待。年輕一代的讀者原對「楊遠」毫無印象，從一篇篇陸續推出的介紹文章、討論文章，以及楊遠的作品重登，他們才初識這位民族文學家的面貌，並也同時了解到台灣的近代史。整理台灣抗日史和文學史已成為政府和文教界一致的方向，林梵先生著「楊遠畫像」當是一件奠基的工作。